

世界冷观察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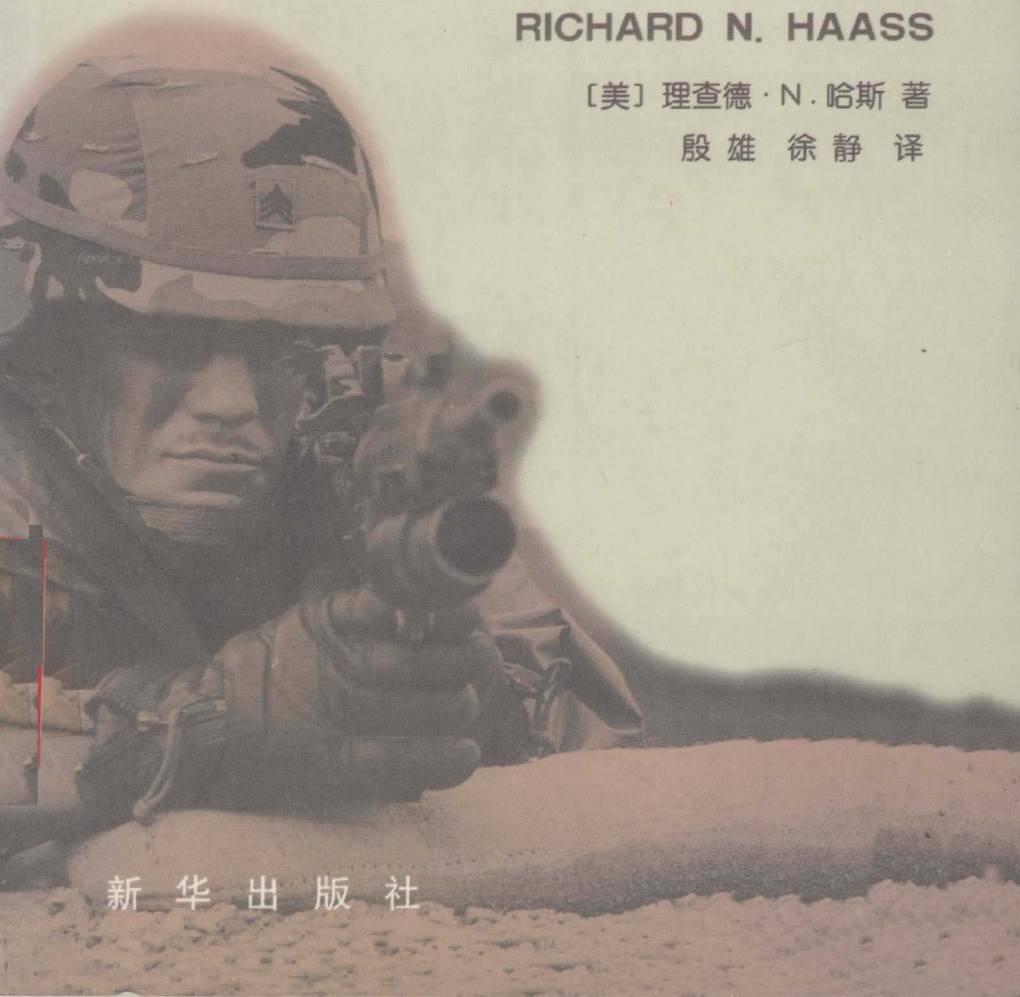
新干涉主义

INTERVENTION

RICHARD N. HAASS

〔美〕理查德·N·哈斯 著

殷雄 徐静 译



新华出版社

新干涉主义

[美] 理查德·N. 哈斯 著

殷雄 徐静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干涉主义 / (美) 哈斯著; 殷雄, 徐静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5

(世界冷观察丛书)

ISBN 7 - 5011 - 4842 - 2

I. 新… II. ①哈…②殷…③徐… III. 霸权主义 - 理论 - 美国 IV. D5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4260 号

Intervention: The Use of American Military Force in the Post - Cold War World

by Richard N. Haass

Copyright © 1999 Brookings Institu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新干涉主义

[美] 理查德·N. 哈斯 著

殷雄 徐静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54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一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011 - 4842 - 2/D·775 定价: 20.00 元 (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译者的话

1993年1月5日，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即西点军校）发表演说，系统阐述了他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看法，其主题就是军事干涉。布什在演说中宣称，美国的目标就是“利用冷战结束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努力为此新世界建立一种新秩序，各国政府要对内实行民主、宽容和经济自由的政策，对外则承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不可避免的争端，不威胁或使用武力”。他还说，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职责就是“运用自己的道德与物质资源，以促进民主与和平”。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有责任、也有机会进行领导”，因为“没有其他国家能担当这一职责”。对于如何获得领导地位的问题，布什认为“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努力”，真正的领导地位“要求具有使用武力的意愿”，而且“一旦确信使用武力有意义，就必须尽可能为此项行动赢得最大的支持”。如果使用武力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美国就“不得不单独采取行动”。

那么，布什这篇演说词的捉刀人是谁呢？他就是本书的作者、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

理查德·哈斯。他当时担任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班子的高级主任。哈斯因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中对总统决策做出贡献而荣获总统杰出公民奖。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在布什政府行将就木的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接受这项撰写演说词的任务的。他觉得在这篇演说词里意犹未尽，因此决定重新研究军事干涉这个题目。美国总统大选为他创造了机会，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下，作者完成了本书。

作者在本书中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军事力量继续占据着美国对外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的中心位置。他通过对冷战后美国主要的军事干涉行动所做的分析，论证他的这种观点，并且为美国的军事干涉寻找理论根据，同时进一步宣称美国应该成为“世界领袖”。哈斯的这种主张，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新瓶”装“旧醋”，是美国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性思维方式的一种延续，是冷战后僵化思维定式的延续，动辄把对手视为敌人，妄图搞美国为首的一统天下。这种滞后的冷战思维心态，必将使美国自食苦果。

一、美国历史上的四次战略扩张

美国的“世界领袖”梦由来已久。一部美国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谋求充当“世界领袖”的历史。以前由于自身实力所限，美国的“世界领袖”梦长时间未能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虽然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世界事务指手划脚，但充其量也只能算作

“西方世界的领袖”。冷战结束后，美国朝野一派欢腾，认为美国充当“世界领袖”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于是，“新干涉主义”也就应运而生。

美国历史上共有四次较大的战略性扩张：第一次以“门罗主义”为标志；第二次以“门户开放政策”为标志；第三次以“杜鲁门主义”为标志；第四次，也就是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则是以“新干涉主义”为标志。

美国的第一次战略扩张是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趁欧洲旧大陆先后爆发革命运动和拿破仑战争、内部纷争不已的机会，进行对外扩张。1823 年 12 月 2 日，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阐述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宣言，提出了“门罗主义”。其主要内容为：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门罗声称，美国不认可任何非美洲力量向另一任何非美洲力量的转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将与其他美洲的共和国协商，然后采取适当的行动。当时美国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个口号的目的，是反对英国和俄、普、奥三国的“神圣同盟”插足拉丁美洲，并为美国向拉丁美洲扩张作掩护。“门罗主义”提出后，美国全力在西半球发展，使美国扩张为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国家，并把整个南美洲变成美国的“后院”。美国的大部分领土就是在这个时期攫取的。

美国的第二次战略扩张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

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力大增；在马汉的海权理论指导下，极力向海外扩张，由西半球走向东半球，由美洲走向亚洲，由大西洋走向太平洋，以谋求两洋国家的战略地位。美国能够在一进入 20 世纪就开始其霸权主义的追求，与其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是分不开的。在 20 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到 1914 年，美国的国民收入已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了排在其后的英、法、日、德、意五国的总和。只是由于当时的美国人还大多不愿意放弃高枕无忧的孤立状态，它才没有成为当时以欧洲为中心的大国体系的一部分。

美国的第三次战略扩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 60 年代。1947 年 3 月 12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一项新的殖民主义纲领，即“杜鲁门主义”，宣称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某些国家“复兴”的“使命”，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渗入”等等。“杜鲁门主义”的实质是乘战后英、法被削弱的时机，利用美援排挤英、法势力，干涉他国内政，加紧控制其他国家。当时它和“马歇尔计划”共同构成美国对外推行扩张政策的基础，通过控制德国和驻军西欧，控制了欧洲桥头堡；通过控制日本、韩国等，在亚洲大陆的外缘岛屿取得了立足点。但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显示了其国际战略的失败。美国在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的惨败，使它控制中南半岛的企图未能得逞。

冷战时期，尽管美国在继续推行霸权主义，但它不得不承认苏联这个势均力敌的对手。苏联解体之后，美

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以霸权主义的态势开始转向重新安排世界秩序，其中“新干涉主义”居于突出地位。美国认为，自己现在处于历史上最安全的时期、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国内问题解决得最好的战略机遇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广泛的联盟体系；美国的力量是经济、军事等“硬”力量和文化、价值观念等“软”力量的有机结合；现在根本不存在什么多极世界，而是美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世界；美国要利用今后 20 年左右的战略期，加紧控制世界，并利用美国的炮舰、制度和观念“塑造”世界。

二、“新干涉主义”的理论基础

美国认为，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国际社会应当改变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必须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要方面加以限制”；“国家主权不及人权重要”；“我们不是为土地而战，而是为价值观而战”。同时他们还强调，军事干涉是一种重要手段，要大力扩充军备，强化军事联盟。他们把自己的一套理论和策略称之为“新干涉主义”。

国家主权过时论，是美国“新干涉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根据这种理论，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不仅业已陈腐，而且趋于反动；它已成为束缚人的个性、民主、自由与人权发展的桎梏，成了统治、压迫的工具乃至战争的根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人员交流的增多，人们对国家主权的认同将逐渐淡化，转而会被

“全球价值观”、“全球意识”所取代；现行的以国家主权为依据的国际关系原则、乃至以国家和国家主权为基础的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也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应该逐渐被按全球价值观形成的“全球公民社会”机制所取代。凡此种种的霸道逻辑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美国霸权主义者在上述理论上构建的“新干涉主义”，目的是力图说明干涉有理、侵略有功，使其成为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工具。在他们眼里，西方文明最优秀、最合理，所谓全球价值观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所谓全球公民社会就是以美国为霸主的强权社会，这种社会必须用武力来构建；哪个国家敢于拒绝这种价值观，敢于对美国的霸权说“不”，就是“胡作非为国家”、“恶棍国家”、“无赖国家”，就应该受到惩罚。

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其脍炙人口的《告别演说》中说：“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习惯性的偏爱或习惯性的偏恶，这样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无异于一个奴隶，是一个受自己的仇恨或偏爱摆布的奴隶。”美国霸权主义者及其帮凶早把华盛顿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极其“偏爱”，而对不符合他们口味的国家则极其“偏恶”，这就使他们自己沦为“奴隶”而不自知。他们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论并非要否定本国主权，而是要否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因为正是这些“愚昧”、“落后”和“无赖”国家的主权才是“反动的”，

是民主、自由和人权发展的障碍，是战争的根源；而他们国家的主权则是民主、人道和人权的化身，是推行全球价值观、构建全球公民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不仅不能否定，而且还要加强、扩大乃至扩张到他国。北约由防御转为进攻，“防御”范围由成员国之内扩大到成员国之外，充当世界人权警察的这种“新概念”、“新功能”，就是明证。

人权是一个高尚的字眼，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境界。但如今美国霸权主义者及其帮凶口里的人权，具有了越来越浓重的血腥味、火药味，越来越令人恶心和恐惧。人权高于主权论的鼓吹者们辩解说，我们并非随意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也并非否定所有国家的主权，但“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实行残暴统治，严重践踏人权时”，这个国家的主权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文明的国际社会不能对这种政权袖手旁观”，外部干涉就有了“人道主义的依据”。

亚伯拉罕·林肯在其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说，北方联邦政府与南方同盟“双方都读同一本《圣经》，都向同一个上帝祈祷。可是双方又都在乞求上帝的支持反对对方。……双方的祈祷不应该得到答复，也根本不能得到答复。因为上帝有他自己的宏图”。他还说：“既然一切归咎于来到人世间的罪恶，那么我们——上帝的信徒们，难道能亵渎上帝的意愿吗？”林肯总统不愿看到战争的爆发，但美国后来还是爆发了南北战争。这次战争主要是出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而作为它的一个副产

品，也促进了奴隶制的瓦解。因此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得到了世人的称颂。同时，这场战争给美国人民造成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伤害是很沉痛的。美国理应以此为鉴，力争避免发动战争。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却不以善良的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信奉上帝的美国当权者曲解了上帝的“宏图”，不仅不能保证其国内人民的人权，而且还到处插手别国内政，到处发动战争，进而把罪恶带到了人世间，他们亵渎了上帝的“意愿”。

三、“新干涉主义”是美国的战略工具

霸权主义就意味着干涉主义，而干涉主义的最高形式就是发动战争。因此，只要美国不放弃霸权主义，也就不会放弃它的战争工具。据美国官方统计，在冷战期间，美国对外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计约 125 次，平均每年 2.8 次；90 年代以来，美国平均每年对外用兵 5 次以上。自 1990 年至今，美国以执行联合国决议、维护和平、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侵略以及保护美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各种借口为由，先后出兵达 40 次，其中对别国进行强力军事干涉的就有 10 次。哈斯在此书中对这些干涉行动都进行了论述。这样频繁而无节制地对别国使用武力，表明美国决策者对武力的顶礼膜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事实证明，以美国为代表的强权势力越来越迷信武力，越来越把军事力量作为推行其政治意志与价值观的手段。这些情况表明，只要霸权主义存在，战争就不会消失，世界就不会太平。

冷战以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维护这一地位，美国提出了建立由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并对其安全战略做了相应的调整。

目前，东西两大地缘焦点已经互有呼应和联系。北约东扩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也对欧亚大陆东西两翼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而且东西两边都有若干严重影响国际局势的热点问题：西边有南斯拉夫、伊拉克的先例；东边有三大焦点问题，即我国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事实还说明，从地缘政治角度讲，虽然两极格局瓦解和雅尔塔体制消失，但是东西方关系中的矛盾仍然尖锐，瓜分和争夺东西方关系中的地缘遗产的斗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对于东西方关系的调整，美国试图以北约东扩和美日战略关系的加强来全面完成。

以独超自居的美国，霸权野心膨胀，力图建立美国领导下的、用西方政经模式和价值观念“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确保 21 世纪成为一超主宰的“美国世纪”。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地缘战略上，美国将重点放在欧亚大陆。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盘》一书中，勾勒了美国统治世界的蓝图，其中对欧亚战略作了直白的论述。他将欧亚大陆比做“大棋盘”，认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成败将主要取决于这盘“棋赛”的结局。他说，“欧亚大陆位于世界的中心，谁控制了这一大片大陆，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美国“应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对这一大陆的控制。

在美国的决策者和谋士们眼中，为什么欧亚大陆如

此重要呢？

第一，借用布热津斯基的说法，欧亚大陆是“世界上处于轴心地位的超级大陆”，全球 75% 的人口和 60% 的财富集中在这一地区。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也大多集中于此。

第二，美国的决策者认为，在全球各大洲中，唯有欧亚大陆存在向其“领导地位”挑战的潜在力量，而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目标是，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对手。美国国防部 1997 年 5 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近两年的《国防报告》明确指出：“到 2015 年之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报告据此认为，美国应抓紧 2015 年之前的“战略机遇期”，竭力遏制中国变成强国和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1999 年初，美国发表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声称：“美国不允许一个敌对国家统治任何一个对我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

第三，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之间有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此处很不稳定，民族、宗教和领土纠纷错综复杂。这一方面威胁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另一方面也为美国借机介入地区冲突、推行“新干涉主义”提供了良机。此外，这一地区也是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贩毒等“非对称性威胁”的多发地区，美国将此视为对其利益的巨大挑战。

第四，这一地区资源丰富，尤其是中东和里海地区蕴藏着大量的石油，是美国战略能源供应的生命线所

在。

美国为了实现其两洋战略，进而全面控制欧亚大陆，在这个“大棋盘”上做了精心的部署。在欧洲地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继东扩之后，又悍然对南联盟动武，用南斯拉夫人民的鲜血为北约“新战略概念”的出笼祭旗。可以说，经过近几年北约的扩张以及对南联盟的打击，使欧洲地缘军事和政治格局进一步失衡，一个以美国为主导、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安全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在亚太地区，美国出于霸权主义野心，极力介入并力图主导亚太安全事务。1997年11月23日，美国国防部发表新的《亚太安全战略报告》，突出强调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思想，声称美国要在该地区保留10万驻军。美国在加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国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1998年还正式决定同日本共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对付朝、中、俄所谓的“导弹威胁”。“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签订，包括“周边事态法”在内的新指针相关法案在日本国会通过，把美日军事合作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美国强化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同盟，拼凑军事联防体系，使亚洲出现了“北约化”的危险倾向。

在欧亚两端的中间地带，美国一向视此处为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软腹部”。为了加强在这一地带的影响和力量，美国采取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行动：一是借海湾

战争和“沙漠之狐”行动，将大量兵力和军事设施运往海湾地区，增强了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二是利用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和获取石油开采权，向高加索—里海—中亚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渗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又是同它在欧亚两端的战略安排遥相呼应、互相衔接的。北约不仅“承包”了欧洲的防务，还推动“北约全球化”，欲将军事力量引入中东和中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综上所述，从地缘战略上看，美国在欧亚大陆西有北约东扩，东有美日军事同盟的“西进”。这种东西夹击在地缘上对整个欧亚大陆形成向中心包抄和挤压之势，加之美国在海湾—高加索—里海—中亚地带的渗透和控制，可以说，美国正在一步步实践它的先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控制整个世界的战略意图。这就是所谓的美国“蟒蛇”战略的具体化。这一扩张势头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从目前情况看，在欧亚大陆中，美国的战略重点仍然是欧洲。在欧洲尚未实现“大一统”之前，美国的战略重点还不会向东转移。

从长远来看，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军事介入的主要目的有三个：

一是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目前虽不认为中国已对其构成现实威胁，但担心中国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将来可能成为其战略对手。1997年5月20日，美国国防部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称，中国在2015年后可能成为美“地区性或全球性势均力敌的对手”。因此，美国

从意识形态出发，不断将中国“妖魔化”，美国反华势力也力主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大使馆和25日美众议院考克斯委员会公布的所谓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就是上述情况最好的佐证。随着北约东扩目标的完成，美国必将进一步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届时，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等地区很可能成为美国一手制造的“新热点”。如果美国认为仅凭自身和亚太盟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取胜的话，不排除它动用北约军事力量的可能性。

二是控制朝鲜半岛局势。美国认为，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仍然是对东亚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朝鲜研发“大浦洞”导弹，继续加强其“庞大的军事部队的战斗力”，严重威胁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因此，美国一直把朝鲜视为敌对国家和作战对象。近年来，美对朝采取了软硬两手策略，趁朝鲜经济困难之机许诺对朝提供经济援助，同时又对朝鲜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美军提出的“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战争”的理论，其中有一场就是主要针对朝鲜的。

三是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近年来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不断下降，其在远东的兵力部署已呈收缩防御态势。为改善远东地区经济状况，俄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事务。但美、日等国对此持消极态度，并力图进一步削弱俄在该地区的影响。

美国为了实现其独霸欧亚大陆的“两洋战略”，进

入 90 年代以来，不遗余力地将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用于其军备扩张：从陆军到海军、空军，加紧采用所谓的“信息嵌入”技术，加装信息处理和传输、指挥与控制、定位与导航等系统，以增强远程打击、精确制导和防护能力，全面提升技术优势，继续拉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技术差距，以图确保“在所有各类冲突中居于压倒优势和主导地位”，“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战争”。美国扩军备战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其推行“新干涉主义”服务，为其推行新“炮舰政策”服务，为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服务；妄图依靠占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所谓“国际新秩序”，从而“进入一个比过去任何时期更为强大的新的美国世纪”，重温帝国主义列强奴役全球的旧梦。

鉴于美国在本世纪的历次战争中都是受益者，因此，在美国决策者的心目中，战争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许多事实表明，美国将是下世纪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首先，美国军费开支一直高居世界首位。仅 1999 年，美国的防务开支就达 2762 亿美元，相当于英、法、德、俄、日、中 6 个国家开支总和的近 1.67 倍，今后 6 年内，还将增加 1120 亿美元。从人均军费占有量看，美国是俄、日、英、法、德等国的 1.5—5 倍。

其次，美军武器装备数量和性能始终处于世界绝对优势。连美军自己都公开声称，早在冷战时期就已实现了武器装备现代化，比发展中国家要领先 20 年以上，比